

光華書店發行

歐陽凡海編譯

馬恩科学的文学論

馬恩的學科文論

蘇海陽
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
藏書章

光華書店發行

馬恩科學的文學論

原著者 馬克斯·恩格斯

希爾萊爾

編譯者 歐陽凡海

讀書出版社

出版者 光華書店

·各地·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M. E. KOSIUED
WENSIUELUN

OUYAN FAN-HAI
BIANYI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桂林初版
一九四八年三月在哈爾濱印造
東北版初版發行四千冊

目次

希爾萊爾：恩格斯底現實主義論	一
恩格斯底巴爾札克論	二四
恩格斯底易卜生論	二六
馬克斯給拉薩爾的信	三三
恩格斯給拉薩爾的信	三八
希爾萊爾：馬克斯與世界文學	四五
後記	七四

希爾萊爾：

恩格斯底現實主義論

——根據恩格斯和哈克廉士關於巴爾扎克的通信——

恩格斯關於文學的許多意見，首先是那主要的書信，是貢獻給現實主義的問題的。所有那些意見之中，恩格斯要求着當作一切真正藝術作品底前提的真實，即對現實描寫的真實，照他底解釋，現實主義『甚至是違反作者底見解而出現』的東西；社會主義的小說是『誠實地描寫真實的相互關係，打破不合理的幻想，進而動搖布爾喬亞世界底樂天主義，使現存秩序底永遠支配權發生疑問，以澈底完成自己底使命』的東西。爲了解決今日的實際問題。關於巴爾扎克底書信，在具有極大意義的恩格斯底現實主義論中也佔着首位。

講到馬克斯對巴爾扎克的評價，就從造詣演劇與文學很深的馬克斯底最小女兒益列娥諾娜

譯註：Paul Lafargue 是法蘭西社會主義者，一八二九年與馬克底斯次女Janna結婚，參加巴黎公社失敗後，亡命西班牙，八十年代復歸法國，創立馬克斯主義的法國勞動者黨。

底說話，從拉法格（譯註一）及其他與馬克斯有交誼的人們底回憶看起來，也知道他非常愛巴爾扎克底作品而評價得很高。梅林格主要的把這些意見，把馬克斯自身底勞作與書信當作基礎，在那有名的傳記中對科學的社會主義底創始者底文學趣味，也予以簡單的決算，如次的寫道：『馬克斯對那照在鏡裏一樣反映時代全體的巴爾扎克底人間喜劇非常感動。他要在資本論底最末寫巴爾扎克底事，這計劃與其他許多計劃一樣沒有實現。』講到恩格斯，只曉得一點點關於他對巴爾扎克的態度，他不過有一次在一八五二年十月四日寫給馬克斯的信中說到巴爾扎克底名字。這回發表了的（註二）離馬克斯死後五年的一八八八年四月初旬所寫的信，證明恩格斯對巴爾扎克底創作的態度與馬克斯底見解一致，而且像馬克斯所愛好的另一位詩人——關於海涅的論文未曾執筆一樣，巴爾扎克論也不會由馬克斯親自執筆，不妨用這封信來代替，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件遺憾的事。爲了把這封恩格斯底非常重要的信理解得深刻些，我想先把這封信內爲巴爾扎克而寫的諸問題底輪廓弄明白。

恩格斯寫信給她的密斯 Margaret E. Harkness，在八十年代參加社會主義運動，屬於英國小布爾喬亞知識層底團體。當時英國有三個社會主義的團體，就是亨多門指導下的社會民主主義同盟（譯註二），費邊協會（譯註三），與社會主義同盟，密斯哈克廉士參加在亨多門底團體中。她用約翰·奴這筆名發表了許多小說，曾哄動一時，但她在社會運動中並沒有如此明顯地演過積極的政治任務（註一）。

譯註一：Henry Mayers Hyndman 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在英國介紹馬克斯主義者之一，但未曾成為真正的馬克斯主義者。這裏的社會民主主義同盟，想是一八八一年他創立的 London Democratic Federation。

譯註三：費邊是羅馬名將 Fabius 底名字轉音而來的。Fabius 以漸進的戰略著名，費邊協會，站在漸進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立場，故借用其名。

註一：哈克廉士用 John Law 這筆名發表如次的小说。

1. City Girl, a realistic Story, London, Vizetelly, 1887—1889。
2. Out of work, London, Sonnenschein o 1888—1889。
3. Captain Lobe, Story of the Salvation army, London, Hodder, 1889。
4. Manchester Shirtmaker, a realistic story of to-day (Auth. Co op.) Feb. 1890。
5. In darkest London, new and popular story edition story of "Captain Lobe", London W. Kelves, Feb, 1891。

她底作品底根本主題是種種生產部門，特別是在倫敦工人區域東頭（East End）的非人地被榨取的勞動者與都市的青年婦人勞動者（都市之女）們不幸狀態的自然主義的描寫；及在此等住民之間的教會救世軍底工作與當時失業勞動者底狀態。馬格麗得·哈克廉士最感興趣的是『都市之女』底命運——這幾乎是八十年代一般的主题，這主题不僅吸引她，並且吸引其他許多社會主義作家底，特別是婦女們底關心。益列娥諾娜·馬克斯·益勿林格也會在他們之間宣傳社會主義思想，組織罷工過，哈克廉士和她相識的時候，似乎曾一起調查過這些都市之女底狀態。最近死了的安尼·筆斬陀（譯註四）是頗有名望的當時的社會主義活動家，後來陷於神祕主義，一九〇七年成了國際神智學協會底創立者與指導者；八十年代的時候，曾與丈夫一道在這些都市之女中間幹過許多事，也和哈克廉士一道幹過工作，小說都市之女是這種工作底最初結果，恩格斯底信是以此為機緣而寫的。與此小說同時，哈克廉士曾在亨多門底報紙 *Justice* 上發表過同一問題的論文。（註一）

哈克廉士一面強調着不僅是社會主義者，而且工場監督，僧侶，甚至純粹以慈善為目的的一切慈善團體都應從事『調查，』一面說，『對同一的對象，雇傭者與勞動者底見解差不多是相反

譯註四：Annie Besant 也會在一八七四年加入費邊協會。

註一：Margaret E. Harkness, *Girl Labour in the City*, (*Justice*, the organ of the Social-Democracy, 3 III 1888.)

的。』於是努力想對所有的現象取『超黨派的』態度，而達到小布爾喬亞知識分子以爲是典型的結論。——她聽取雙方底意見，以爲非取其中間物不可。婦女們在二百個生產部門裏勞動，其中有些部門（主要的是印刷，烟草，電技術術，香料及其他。）從午前八時起勞動到午後七時止，講到工錢，可以弄明白分作兩個部類，一是每週獲得八先令到十四先令，一是每週四先令到八先令。可是哈克廉士無論在記述女工們底可怕的生活條件，勞動條件或榨取的論文中也好，無論在被恩格斯批評了的小說中也好，都只報告那些狀態，而沒有指出從那狀態中的出路。恩格斯在他底信裏這樣寫道：『在「都市之女」中，勞動者階級是當作沒有自救的力量，而且連自救的嘗試也沒有消極大衆被指出來的。想從可怕的貧困中逃脫的一切嘗試都從外部，從上方發生。』哈克廉士從英國、德國、法國、斯堪的納維亞等處的八〇至九〇年代小布爾喬亞自然主義者通有的見地處理勞動者階級底問題。如恩格斯所說，『文明世界中不再有什麼地方的勞動者階級比倫敦的東頭地方的勞動者階級更沒有積極反抗而且對自己底命運取消極態度的了。』在這種小說中要求像益列娥諾娜研究那環境似的在革命的馬克斯主義底斷面提起問題是無益的事。因而像恩格斯所指摘的那樣，革命作家要給全作品以革命的傾向，並不是單只記述這悲慘的狀態，攝了影就夠的。益列娥諾娜不像馬格麗得。哈克廉士一樣滿足於僅僅確認這種事實，她還努力想把這些東頭的勞動者與婦女勞動者在階級的精神上來教育。

這種小布爾喬亞的慈善家的態度，在哈克廉士對教會救世軍的態度裏面也看得出來。恩格斯

力說這位閨秀作家暴露布爾喬亞的慈善與教會組織普及民間的理由，這點是重要之處，然而哈克廉士並不能在此處澈底看出這種組織具有敵對勞動者的性質。這情形就看揭載於 *Justice* (註二) 上面的論文「救世軍與社會主義者」也可明白吧。當經濟的危機時代，救世軍在東頭開了許多飯店，有一個飯店中收容了四千人這事實，在她也够高興了。救世軍底指導者們自稱爲『基督底使者』，稱社會主義者們爲『人間底使者』，兩者之間便相互爭論了，她也參加這些論爭，不提出明快的解答，相反的，甚至提出混亂了的問題。『我不知道社會主義者們把救世軍底分子如何想法，但救世軍底分子對「人間使者們」取非常寬大的態度我是知道的，最近卜施將軍(譯註五)公然聲明尊敬社會主義者。這兩個組織應該比以前更加接近些共同工作，爲什麼呢？因爲兩者都有共同利害的緣故。若說到我們，則救世軍對我們能够拿出偉大的表現。救世軍一次也不會分裂過。那是廣汎的勞動者底同盟軍。』

不管哈克廉士底意識形態與創作帶有小布爾喬亞性，恩格斯以爲這位閨秀作家底現實的手法，對當時社會主義的宣傳非常有用。那是因爲，假使容許使用現在的我們底語彙的話，那麼哈克廉士是八十年代英國勞動運動底『同路人』。恩格斯——自然，馬克斯亦如此——對當時同路

註四：Margaret E. Harkness, *Salvationists and Socialists* (Justice, 24/III 1888)

譯註五：William Booth 生於一八二九年四月十日，死於一九二二年八月二十日。英國宗教家。一八七八年糾合許多傳道者爲一軍隊的組織，號稱救世軍 (Salvation Army)。道故卜施爲救世軍之祖。

人的小布爾喬亞作家們的態度是非常特質的。恩格斯一方面承認他們對勞動者階級的功績，強調他們創作中底正當命題，一方面在這場合或如我們所知道的其他場合，的確詳細地考察他們底誤謬而加以批判，這批判當作教育同路人作家的真正的講義而有效地製造出來。他把信和自著一從空想的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一起送到哈克廉士那裏去不是偶然的。——他是想把馬克斯主義底基礎的最善的敘述給這位閨秀作家。

在我們所能知道的限度內，哈克廉士底「都市之女」是一八八七年末在未遂梯出版所出版的東西。像恩格斯所告訴我們，這出版者受著者之托想得到恩格斯底批判，把原稿送到恩格斯那裏來了。恩格斯以後也保持和這位出版者的關係。益列娥諾娜也和他有親密的關係，好像叫他出版哈克廉士底書的還是她呢。所以關於他也不能不說幾句話。

未遂梯 (Henry Vizetelly 1820—1894) 是當時英國急進的新聞家，又是出版者，英國布爾喬亞插畫報紙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Pictorial Times 及其他) 底出版事業底先驅者。他在巴黎住了七年 (1865—1871)，寫過普法戰爭與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當時關於巴黎圍攻的書本。(註一) 而且又是許多小說底作者。一八八七年以來，他做倫敦通訊員，主要的從事於外國文學 (福祿倍爾, Daudet Alphonse, Scheerhart Paul (譯註六) 戈果里, 妥斯退益夫斯基, 托爾

註一：Henry Vizetelly, Paris in peril, 1882, 2 vol.

譯註六：Daudet 是法國小說家，Scheerhart 是瑞士作家。

斯泰，特別是左拉）底翻譯與出版。此外也出版摩爾，George Moore，及哈克廉士一樣的算是自己友人的英國作家底作品。恩格斯讀過了未遂梯送來的都市之女以後，不但寫了充滿友情的批判的信給作者，並想使德國勞動者也能讀這本書而爲她從各方面努力探求德文的翻譯者（註一）。爲此目的，他向當時住在明翰的老朋友，（也是馬克斯底老朋友，）關於第一國際的有名書本底著者，莫爾甘「古代社會」底譯者伊爾赫姆·牙霍夫介紹翻譯這本書。

那時候，牙霍夫不能不坐一定期間的監獄，他就在那裏做這件工作了，恩格斯也幫助他翻譯難語與術語，牙霍夫在一八八八年三月十八日給恩格斯的信中這樣說：『講到「都市之女」，不消說我要逐字翻譯。因爲我恐怕省略與添加多少會失去這篇可說是傑作的小說底價值。最近我寫信給在壽托安蓋爾特出版 *Illustriertes Unterhaltungs blatt für das Volk* 的德琪（註二），趁此機會探問都市之女的事了。他叫我譯好之後馬上把原稿送去，想來待考茨基夫人底小說「伊克托利亞」在他雜誌上掲載完了之後一定可以登載這篇吧。所以解決稿費問題還要待將來才談得上，現在我還不想和密斯哈克廉士通信，就請你給我轉告吧。』

一八八八年夏，哈克廉士完成了第二篇小說「失業」，在有名的倫敦社會主義者出版所莊練

註一：我所以這樣詳細考察此點的，是因爲恩格斯對哈克廉士諸勞作的態度，在恩格斯底文學實踐的歷史上構成有興味的一章之故。

註二：德國社會民主黨底御用出版者。

肯印出版了，恐怕這也是由於恩格斯底介紹。恩格斯也在那裏出版過自己底著作。這篇小說還沒有出版以前，恩格斯又去勸牙霍夫把這小說譯成德語。一八八八年六月二日牙霍夫寫給恩格斯的信中這樣說：『德琪以付百五十馬克的稿費刊一次的條件採用「都市之女」了。這作品想是掲載在大抵以 *Der Gesellschafter, Zeitschrift für die elegante Welt* (註一) 的名稱在六月或八月創刊的雜誌上。待在雜誌上掲載了以後，我再向德琪討十二本雜誌，拿去通過我也加入爲會員的德意志作家同盟文學部底手，進一步把這篇小說發表在其他德意志或德·奧底新聞雜誌上。打算以後再看機會出單行本(註二)。我也很高興承受(譯註七)目下印刷中的新作小說。契約上規定用七個月翻譯「古代社會」，但因爲心境有變化，我想可以着手這件工作了吧。』

以後牙霍夫和哈克廉士直接交換信件了，他到底翻譯這篇小說與否，沒有明白說出來。

遺憾的是這位閨秀作家底以後的命運，現在的我們不能知道。我們也不能得到她底著作，所以我們不能明白知道恩格斯在他信中給她的指示有否實現現在她底具體的藝術創作中。參看她給恩格斯的回信，可以推定一部分，她在這期間的消息。這信後面簽署着『倫敦，拉塞爾街四九，一

註一：都市之女底德譯本在那個雜誌上發表過；還不能明白知道。

註二：都市之女還不會用單行本出版過。一八九九年，柏林的發爾登爾特掲載過翻譯的哈克廉士(Law)底新作小說。

譯註七：這裏的所謂承受，當然是指承受翻譯。

八八八年，四月五日，」抄錄如下：

「親愛的恩格斯先生：

謝謝你給我的信與書本。你底書已全本讀完了，現在正讀第二遍，比起讀第一遍的時候我覺得有趣得多了。

我隨便什麼時候都衷心爲你感動，對你拖尊敬的念頭。而且，幫助世界史之創造的像你一樣的人寫信給我，也是我想不到的。

益列娥諾娜回去之後，我希望她來拜訪你。你對我底著作所說的話，我相信各方面都很正確，無論怎麼說，那兒現實主義底不足這一點確實不錯。

關於這點，我是怎樣的感覺困難呵！要在這信裏敘述此事頗爲費時，我想就不告訴你了。扼要的說，那是因爲對自己底力量的信仰還有不足。以後還不免受本身的拘束吧。對你的慇勤，我從心致謝！

你底忠實的馬格麗得·哈克廉士」

從這封信之後，她所寫的「失業」，不在急進出版所而在社會主義的出版所出版這事實，多少可以想見恩格斯底指示沒有空費（註）。

註：看哈克廉士底傳記，曉得她是倫敦一位牧師底女兒，曾一時在病院裏幹過事。她曾數年間混在恩格斯底親友們中，而且到他家裏去過，這事看伯因斯坦底回憶錄可以知道。以後她爲什麼和德國女社會主義

恩格斯給哈克廉士的信，用較為明確的定式，再度確認了關於「傾向的」，『主觀的。觀念的』文學與現實主義的馬克斯與恩格斯底命題。此等命題在他們二人底其他許多作品中已經觸到過，送給拉薩爾的他們二人底關於拉氏戲曲佛蘭止·風·直克庚的信裏面，是用較有體系的形式述說的。『我』恩格斯寫給哈克廉士說：『一點也不因為你沒有寫——像我們德國人說的——陳列作者底社會與政治見解的，純粹社會主義小說，與「傾向的」小說而打算責備你。我全然沒有去想那些事。』（註一）這裏有馬克·斯恩格斯和拉薩爾論爭所發展下來的思想。他們二人在論

者家陀爾多·逆里娥母·肖估一起停止了恩格斯家底夜的訪問呢，這理由 Eduard Bernstein 如此的寫道：

「有一天恩格斯收到家陀爾多·逆里娥母·肖估女史底信了，信內說益勿林格小姐訪問他的時候，她就不去訪問他了，及我移住到倫敦去的時候，恩格斯又從像煞是教養高些的英國女社會主義者裏收到一封同樣的信，那女人就是用約翰·奴這筆名，以小說的形式，活生生地描寫愛徹斯特的窮人底生活條件，描寫倫敦東頭的救世軍底活動等社會現象的。可是哈克廉士和肖估都拒絕把何以躲避益勿林格的理由更詳細些說明給恩格斯聽。問題恐怕是被益勿林格加以有教養的女人所不願說在口上 侮辱吧。」(Ed. Bernstein, Aus den Jahrender Exils, Erinnerungen eines Sozialisten, 5—8 Aufl., Berlin, 1918, p. 219)

註一：然而清決不是說馬克斯與恩格斯反對文學裏的傾向。不，他們二人只不過是反對表面的「傾向性」。

爭中把『沙士比亞化』提出來和『席勒化』對比起來。關於這問題，與拉薩爾同一立場的梅林格想把馬克斯與恩格斯底這種反感當作是不理解席勒底作品與二個個人底反感來說明了。事實上，沙士比亞與席勒之間的問題具有非常原則的意義。在晚年席勒看來，作品底主人公是主觀底即抽象思想底喇叭。他以爲『鬭爭』恰巧是反映歷史的衝突，而且推動社會的發展，要當作規定的要因一般的，——『世界的・歷史的個性』底——無論如何好似悲壯的決鬭來表現。那時候，好像要把社會問題從上方解決的，拿出文明君主底『唐・卡羅斯』態度的席勒沒有在廣泛的大衆中看出社會發展底動因，沒有注意真實的相互關係。於是在『倫理的』，主觀的，道德的東西裏面求出路。馬克斯與恩格斯把當作階級鬭爭的，廣泛人民大衆底歷史鬭爭的現實的描寫與這樣的『席勒化』對立起來了。這是因爲鬭爭是實際發生的緣故。他們要求不爲主觀的或修辭的激情所制約的，那指明現實的動力與歷史的，階級的糾葛的描寫。假如馬克斯在沙士比亞底創作中看出這種手法底要素，而拉薩爾就要求更『沙士比亞一點』的話，則恩格斯在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寫給拉薩爾的信中強調這事：『人類底特徵不但是要知道做什麼，並且因爲想知道怎樣去做什麼而付以特徵的。』接着說：『所以從這方面說，縱然使各個性格的相互間多少較爲尖銳地對立起來，

反對歪曲事實而強制其理論的傾向。關於這點，他們對海涅，里羅費谷，佛來利希拉陀底澈底的革命『傾向』詩的態度是再好不過的證明。馬克斯與恩格斯說，從亞里斯多法律思以至海涅的所有偉大的作家們都是澈底地帶傾向的，而傾向應該由作品自身說出來。

我想戲曲底思想內容也不會蒙受絲毫損失吧。在古代樣式中的特徵，在今日已不充分了。這裏，在戲曲發達史上就是把沙士比亞底意義看得稍高一點，似乎也不要緊。」（註一）

再說一句，馬克斯與恩格斯把沙士比亞與晚年的席勒對立起來決不是偶然的。其次，馬克斯愛好的作家是——荷馬、但丁，塞萬提斯，沙士比亞，迭德羅，費爾丁格，歌德，巴爾扎克等也不是偶然。

他們也把某種程度上不甚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如迭更斯及其他等人加入這些世界聞名的名簿中。比方一八五四年八月一日馬克斯在 *New York Daily Tribune* 所掲載的論文中這樣寫道：『現代英國的輝煌的現實主義者一派，——那明瞭而雄辯的描寫，比所有的政治家，政論家，道德家等合成一體還多暴露一些政治的，社會的真實。——從「可尊敬的」金利生活者。看起來完全像什麼卑俗的東西似的由上而下看「事業」底所有形態的國庫公債所有者。以至於小商人，實習律師。把布爾喬亞的所有階級都描寫到了，迭更斯 William Thackeray, Charlotte Bronte, 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 女史是怎樣的描寫了這些現象呵！自負，虛偽，無聊的粗暴，充滿着無智的這個文明世界，因佈告於這個階級底額上的他們對上阿諛，對下橫暴的非難的警句而證實了這些作家底判詞。』馬克斯與恩格斯這樣高的評價了真正存在於市民社會內的矛盾底大膽暴露，這樣高的評價了真實與假面具底剝奪，不管在布爾喬亞現實主義，或小布爾喬亞現實主義的

註一：文學遺產第三卷，一九三二年，一七九——一九四頁。